



竹说,长大了,只爱你

■蒋建伟

小时候，一群高高瘦瘦的竹，生在一条河的东边，我们傻乎乎地看着她们想：美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。那么，有没有比竹更美的东西呢？

大平原上，满眼都是大片大片的庄稼，竹林却少见，独独靠河边的村子有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村的竹林“沙沙”一响，这汾河的两岸，爱情的味道就弥漫开来了。男的女的，一旦爱上了，总是挤眉弄眼的、偷偷摸摸的、拐弯抹角的。但，明眼人贼精，不说话，一下就能摸到你的心窝子里去。

那夜，酷冷，大风把月亮都刮扁了，把大地上的尘土都刮干净了，把牛羊猪鸡都刮进圈里了，还在刮。但它刮它的，在村头，一点也不影响村人看电影。电影有两部，是一家办“生孙喜宴”的主人专门点的，说是前年过年时许愿许过了的，出五块钱，管一顿晚饭，有酒有肉，欢欢喜喜全都打发了。第一部是《少林寺》，武打片，彩色的，打得真有意思，放了两年了，很多细节我们都会背下来了，结果总有人点

它！当小和尚偷吃师傅女儿狗肉的镜头时，我们在前排馋得直流口水。有人小声嘟囔着问：“狗肉真那么好吃吗？”一个大人迅速搭腔道：“噫，好吃？我看好吃个屁！如果真好吃的话，那，咱们蒋桥集还不到处在卖狗肉？哄谁呀！”只听黑妮家婶子说：“他，在勾引她！他们俩是不是相好呀？可……和尚不准谈恋爱！”不知谁半信半疑地问：“那，咱们到登封少林寺里问问小和尚吧？”一句话，把大家都给问住了：少林寺在哪里？

突然，电影停下了放映，大队干部在话筒里说：“刚刚，蒋三喜同志在西边竹林里逮了俩贼，王窑村的，年纪轻轻的，想相好！下面，请俩贼做检讨——”我们齐刷刷望放映员那亮灯泡的位置看，找那个男贼，看看他长得有没有小和尚好看，结果大人小孩都在拼命挤着扛着看，谁也没有看清楚两个人的长相。一片热闹声浪中，只听男贼哭哭啼啼着说：“我……叫王建党，今年十九，小学毕业……”大队干部打断他的话，恶狠狠地问：“哼哼，鬼才

知道你的大名！说——你小名叫个啥？家里几口人？你结婚没有？”男贼极不情愿地对着话筒说：“……俺，小名叫石榴，全家五口，俺是未婚。”大队干部嘲笑说：“就你……还建党？你你，根本不配叫‘建党’这么伟大的两个字！明天呐，我就通知你们大队书记，你一定得改名字，还叫石榴，不能再叫建党！你听见没有？”现场一片嘲笑声。男贼哆哆嗦嗦着回答：“好！我一定把名字改回来！不改我是狗！”大队干部厉声道：“王石榴，你为啥偷偷摸摸着和这个闺女相好？说——”男贼一下吓哭了，说：“我们不是相好，是正而八经地谈恋爱！只有结了婚的，才叫相好呀！”大队干部更是冷笑了：“好，就当我说错了词。那，那，你们为什么谈恋爱——还在小竹林里不干好事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“啪啪啪”扇了男贼三四个耳光，把对方打哭了还继续问：“说——你到底有没有干坏事？”男贼害怕大队书记再打他，求饶道：“干了！我说我说……可，这些不应该属于坏事呀？”

大队干部接着又踢了男贼几脚，看问不出个什么道道，就把脸转向了那个女贼：“你！说说，干了啥坏事？”他不问还好，一问，那女贼哭得反倒更加厉害了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等哭够了，女贼就一咬牙说：“你随便打吧！我啥都不说。”男贼极力挣扎着身上的绳索，慌里慌张着保护女贼，对着话筒说：“领导，你千万别打她！她，是个好闺女，从小盼到大，就想着要嫁给我……要打，就打我吧！”看这架势，大队干部一时愣住了，自己反倒变成一个贼了。

第二部电影（黑白的）是如何开始的，两个贼的第二天乃至后来是如何度过的，那个大队干部后来是如何检讨这事件的人生错念的，大平原上的小竹林又是如何一点点消失的，今天，我已无从知晓。唯一知道的，是两个大义凛然的爱情贼即使面对上千人的嘲笑和压力，也非要说出“爱”这个字。

竹说，长大了，只爱你。我想，能像竹一样大声说“爱你”的人，一定比竹更美。



将孝心寄回家

■刘国运

1965 年 12 月 24 日，我当兵入伍离开老家项城县，到达河北省保定市新兵训练营。

元旦过后的一天晚上开完班务会后，班长赵恒瑞拿着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把我们 13 名新兵叫到他跟前，十分开心地对我们说：“快过年了，今天给大伙发津贴，每人 7 元钱。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，是让我们日常理发、洗澡，买牙膏、肥皂、信纸等生活日用品用的。以后月月如此，大家一定要珍惜呀！”每月都发给津贴，这是我原先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从班长手中接过 7 元钱津贴，我捂在胸前，心里既温暖又感动，止不住眼泪“唰”地流了下来。我心想：党和人民像亲爹娘一样，为我们想得多周

到哇！什么心都为我们操到家了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：“一定要听党的话，好好训练，像雷锋那样，热爱党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争当雷锋式的好战士，精忠报国。”

对于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来说，每月 7 元钱的津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。你想：当时俺村一个壮劳力一个劳动日才合毛把钱。7 元钱的津贴相当于一个整劳动力不吃不喝两月的劳动价值啊！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手握这么多钱，而且是真正属于我自己通过尽义务获得的钱啊！这使我认识到了我参加解放军的人生意义和价值。

晚上躺在炕上，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睡，用手不时触摸压在枕

头下的 7 元钱津贴，脑子里放电影一样涌现出一个个鲜活的画面，千言万语涌上心头。我想到了党的培养教育；想到自己已长大成人，走上了保卫祖国的岗位；想到了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；想到儿时每当春节父母为让我们兄弟姐妹穿上新衣，吃上饺子而忙碌的身影。



我当即拿定主意，过春节把我人生第一次拿到的 7 元钱津贴给父母寄回家过年。钱虽不多，但这对我来说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啊！

我清楚地记得，1966 年元月 10 日，离春节还有半个月，我把 7 元钱津贴和一封满怀对父母感恩之情的信寄回了家！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：王保清 那长顺 杨光奇 总撰 稿：梁祖文

3.魏凤楼家。
王其梅敲门。
王志贞收拾碗筷，小魏明跑去开门。
王其梅走了进来。
王其梅握住了魏凤楼的手。
王其梅：魏将军，我听魏凤信说，你从泰山回来了。冯老总怎么

样？
魏凤楼：冯老总很好。
王志贞：哦，是王先生，赶快进屋！
二人进屋，王志贞倒了茶水。
魏凤楼：王先生，这几年工作开展得咋样？
王其梅兴奋地：开展得很好！

今年抗日战争爆发，三岗学校已改名普里学校，已办三期抗日干部培训班，一共培训了 200 多名干部。干部到各村去，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抗粮抗税，闹得西华县政府神鬼不安，潘鑫经常挨刘峙省长的骂，说西华成了小延安了。
魏凤楼：闹，就得很闹，闹得这个外号贪污县长的潘鑫蹲不住，滚蛋！
5.西华县陵头岗村农舍。大雪纷飞。
大雪覆盖着村庄，农舍皆白。
魏凤楼、王其梅、胡晓初踏雪家访。
二人走到两间土坯房门前，
胡晓初：王先生，这是普里学校学生蔡振华的家。
王其梅上前轻轻敲门。
王其梅：老乡，这是振华家吗？
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拉开门。
蔡父：是啊。看样子，您是先

生吧？
王其梅：我们是振华的老师，来看看他。
蔡父：我是振华他爹。为了孩子，先生冒着大雪来俺家，真叫俺过意不去。您看这屋里没有下脚的地方，连个板凳也没有，多不好意思。
王其梅：俺来看看他这两天咋没有去上学。
蔡父：先生啊，你们教孩子念书识字，还不要钱，俺打心眼里感谢您！孩子们都想念书识字，可就是俺家太穷了。今年大旱，庄稼歉收，打的那点粮食，交了租子所剩无几，早就没影了。一家大小，全靠他妈要饭打发日子。他妈病倒了，只好叫这俩孩子去要饭。
一个女人柔弱的声音从屋里传出。
蔡母：孩儿他爹，大冷天的，咋教先生站在外边说话呀？
振华爹（面带难色）：那……那就请先生进屋来吧。
王其梅随振华爹走进屋子，只



燕赵感赋 (三首)

■薛顺名

一
燕赵粗狂爱放歌，
声声悲诉付蹉跎。
旧城难觅留遗恨，
独坐寒窗慨叹多。

二
水瘦山寒雾映霞，
朔风一夜月笼沙。
灰飞烟灭铅华尽，
处处幽燕落雪花。

三
别却燕丹赴暴秦，
酒倾易水谢知音。
金戈铁马狼烟起，
留待忠魂启后人。

老愚公 喜看新周口

■刘好印

站在老桥头上
向着远方瞭望
花草皆已枯去
只剩菊花芬芳
颍河水向东流
市民舞蹈歌唱
远望高楼耸立
路上人来车往
老区繁华依旧
新区魅力无穷
周口变了模样
回家细说端详

新年到

■王雪奇

新春佳节将来到，
闺女戴花儿放炮。
大人忙着置年货，
小孩急得满街跑。
新年新年快来到，
龙腾虎跃年好！

见靠门口垒着一个锅台，紧靠锅台放着一个小案板，小案板北面是一堆柴火。内间靠墙角打一个地铺，振华妈躺在地铺上，盖一条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被。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坐在地铺边上。看到先生进来，两孩子站起，躲到墙角，低着头，用手不停地扣着衣角。

蔡母勉强坐起身来；振华，快扶我起来，给先生烧碗茶。

王其梅：大嫂，不麻烦了，您躺着养病吧。

魏凤楼从腰里掏出一块大洋，递给蔡父。

王其梅：大哥，去给嫂子抓副药吧。

蔡父双手接过大洋，眼含热泪，张了张嘴，没有说出话来。

6.雪地。

魏凤楼、王其梅、胡晓初从蔡振华家出来，身后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。

(9)
(待续)